

二

纪念王金发殉难七十周年大会暨王金发学术研讨会终于于1985年5月30日至6月2日在他家乡召开了，来自北京、上海、杭州、绍兴等地的七十多个单位，一百三十余人出席了这次盛会，收到论文三十多篇，单单上海就有政协副主席长叶元（叶楚傖儿子）、政协副主席李长李贻驹（李烈钧儿子）、著名老人《新民晚报》副总编冯英子、著名文化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唐振常、著名剧作家杨村彬夫妇、《文学报》编委刘金、蔡元培女儿中科院蔡辟霖、秋瑾外甥女王焱华、上海图书馆老法师葛正慧、《解放日报》资深记者丁凤麟等。浙江还有著名学者胡国枢、戴盟、王尊贤、刘云山、陈惟干、裘士雄、王遂今、朱履生等等。

章念驰

我受大会委托首先给大家报告了王金发其人其事。我首先否定了王金发辛亥革命前仅仅是个“绿林强盗、阻挠文明”，辛亥革命后任绍兴都督，“不谙吏治，苛政如虎”，“二次革命”后投诚袁世凯的说法，反动势力一方总是把他说得一无是处，而革命派则高度赞扬他，说他“变卖家产，投入革命”，北上参加熊成基暴动，南下参加黄花岗起义，手刃劣绅胡道南，剪除内奸汪公权，惩戒刘师培，营救张伯同，追回革命经费，被称为“中国罗汉”，后又组织敢死队，参加上海光复、杭州光复、绍兴光复，任绍兴军政府都督，积极练兵，准备北伐，推行新政……但这是革命派第一次在顽固的封建旧势力的土地上执政，很快暴露出革命派的幼稚与不成熟，王金发有点无所适从，也犯下了不检点的错误。袁世凯篡政后，他又随孙中山反袁，遭到通缉，蛰居沪上，心灰意冷，寄情声色，又听从母言，去北京“假投诚”，但袁世凯要他缉拿蒋介石、姚勇忱等作为条件，才可允许他为“总统府咨政”，王金发只好“跟踪出京”，袁世凯立即命浙江都督朱瑞将他密捕，把他与姚勇忱一起杀害，年仅三十三岁。对此反对势力弹冠相庆，借机造了王金发许许多多话，而革命派又怀疑他叛变。事实真相在以后激烈的时代风暴变幻之下变得模糊了，从他去世到开纪念会的七十年中，中国经历激烈风云变化，王金发这些人的身后是非“历史陈账”又有谁顾及。但孙中山感叹“天地不仁、歼我良士”，蔡元培称他“智能俱困”，沈颺民称他“浩气若长虹”。所以柳亚子先生写了多首诗悼念他，称“功罪何当付盖棺，百年历史何尝不是如此。柳亚子先生最后说：面对这段历史我们只好“一卷从残带泪看”！是啊，面对可歌可泣的中国革命，无论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何尝不是“一卷从残带泪看”！这是一部血泪史啊！

这次纪念会与研讨会整整开了三天，大家认真投入，积极交流，这在今天是很很难想象的。因为这批人当时都是被“解放”不久的，他们同情王金发，痛恨不公，深深拥护拨乱反正。他们以自己经历与体会来论王金发，留下许多精彩发言（见会议纪念集）。唐振常先生强调实事求是精神，他写过去为吴稚晖翻案文章，吴稚晖晚年表现很劣，但章太炎说他出卖同志，这事是没有的，所以要为他辩诬。著名剧作家杨村彬先生说，我们应该破除简单化的庸俗社会学的条条框框，为此他要写一部兼具传奇又符大众娱乐要求的“中国佐罗”。著名编剧叶元先生结合他创作《鸦片战争》《革命军中马前卒》等，该怎么看历史人物，说我们一定要把人物放到当时时代环境之中，“也许今天有些年轻人，不把父母当一回事，不知什么叫孝，可是在当时社会，‘孝’字的分量是很重很重的”，所以王金发听母话“假投诚”，也完全可理解。又如《苏报》案，清廷要捉拿章太炎、邹容，章太炎竟不逃走，邹容竟随后去自杀，今天人就大大可理解，认为“太迂”了，其实这是我们对当时社会与革命风气的不了解……这样精彩的发言，在这次会上比比皆是，体现了思想解放的风气。

自我认识王小安，四十年已过去，参加过纪念会的多数人也作古了，但中国实现了“第三次腾飞”（这是当时语言），嵊县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简陋的小百花越剧团已修得富丽堂皇，王金发故居也修复了……“话癆”王小安念叨过的很多愿望，正一件件成为现实！

王小安是一个再普通也没有的小人物，没谈多少书，当过“体育兵”，复员后在街道小厂工作，后调到烈士陵园，他家豪爽正直，没有城府，热情天真，爱好绘画。他到剧作家杨村彬、王元美夫妇家也不停“忽悠”，说王金发是东方的佐罗与罗汉，让这两位老作家动了写《王金发》剧本的心。他也说动了《文学报》的刘金，以及他的同事，纷纷支持他到处去“游说”。我跟他去浙东，让他一起去镇海看个朋友，是他以前出差时相识的，他们一起饮酒，一夜痛话“这个女人”，他总是这样以赤心对赤心的交朋友，后来这个朋友担任了镇海公安局长，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也可谓“生死之交”了。王小安很短寿，47岁就突然病故了，但他的外甥女与我内弟却联姻成了夫妇，冥冥之中我们有种割不断的缘分。

作为名人之后，王小安尽了“后死之责”，帮先人正名，为先人洗诬，做到“为个人辩诬为小，为历史求公正为大”，这种风气是应该发扬的。“你记得我，我就活着”，这是很好的传统与美德。尽管他是小人物，我还是应该为他写点纪念文字！

写于2021年6月3日
“王金发研讨会”三十六年之际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一本钱锺书收藏过的侦探小说

刘铮

杨绛在《记〈宋诗纪事补正〉》一文中写道：“我家曾于一九四九年早春寄居蒲园某宅之三楼，钟书称为且住楼。”杨先生指的是上海蒲石路（今长乐路）蒲园8号的寓所。据《我们仨》记述，1949年，钱锺书的叔父让钱锺书的三弟媳携子女三人来上海同住辣斐德路。人多不便，刚好傅雷的夫人有朋友在蒲石路蒲园有空房，于是钱锺书夫妇及女儿钱瑗就迁居到了蒲园。一九四九年夏，钱锺书、杨绛被清华大学聘为外文系教授。稍后，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周而复来蒲园访问，知道钱杨夫妇将去清华，为他们买了软卧票，还开了一个欢送茶会。八月二十四日，钱杨夫妇动身赴北京。钱锺书在“且住楼”只住了半年，此后再没回过上海。

今年五月，我得到一本精美的英文旧书，在书名页的右上角，有蓝色钢笔字迹：C. S. Ch'ien/ 18. vi. 1949/ Shanghai。这是钱锺书的签名，地点为上海，时间为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八日。其中，字母e的写法及月份以罗马数字表示，都带有典型的钱锺书风格。此书正是钱锺书住在蒲园寓所期间收藏的。

书名Malice in Wonderland，直译的话，就是《奇境中的恶意》——实际上，英文名呼应《爱丽丝漫游奇境记》，“Malice”（恶意）与“Alice”（爱丽丝）发音接近，在中文里难于兼顾，只好不管它了。作者署名Nicholas Blake（尼古拉斯·布莱克），钱锺书

在作者名后加了一句英文附注：Pseudonym of C. Day Lewis the poet（诗人C.戴·刘易斯的笔名）。

C.戴·刘易斯，即塞西尔·戴·刘易斯（1904—1972），是英国现代有名的诗人，一九六八年成为桂冠诗人。不过现在大多数人知道他，倒是因为他那个更有名的儿子——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尼古拉斯·布莱克，是塞西尔·戴·刘易斯出版侦探小说时的笔名。

这本《奇境中的恶意》，为“犯罪小说读者俱乐部”（The Crime Club）的专属印本，出版于一九四〇年。作者介绍页上开列了尼古拉斯·布莱克写的另外五本书，显然也都是侦探小说。塞西尔·戴·刘易斯写的这本侦探小说《证据问题》（A Question of Proof）出版于一九三五年，据传记作者彼得·斯坦福（Peter Stanford）介绍，要不是当时刘易斯夫妇的别墅屋顶需要一百英镑修理费而他们又掏不出来，恐怕“尼古拉斯·布莱克”这位侦探小说作家就永远都不会出现了。塞西尔·戴·刘易斯后来，写侦探小说说他可以“在诗歌提供的面包上涂上黄油”。

时至今日，尼古拉斯·布莱克的十几部小说，读者已经有限。不过，研究英国侦探小说史的专家还没有忘记他，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看马丁·爱德华兹的专著《“谋杀”的黄金时代：英国侦探俱乐部之谜》（中译本第300—303页、第404页、第420—421页），

书里面对尼古拉斯·布莱克的前几部小说颇不吝赞语。

《奇境中的恶意》，出版于战时，似乎无甚反响。小说以一个叫“奇境”的海边度假村为故事展开的环境，年轻气盛的民意调查员保罗·佩里和牛津的一个讲话文绉绉的老裁缝以及裁缝的太太、裁缝的女儿萨莉同车到度假度假村。很快，度假村里发生了一连串恶作剧事件，一开始是无伤大雅的，如把糖浆灌进钢琴里之类，后来逐渐升级，如把死鸟、死老鼠放到许多住客的床上……搞恶作剧的人自称“疯帽匠”，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一个角色，而所谓“奇境中的恶意”，就是指“疯帽匠”的恶作剧。度假村的负责人叫怀斯上校，他有个弟弟爱德华也在度假村里帮忙，聪明又端庄的上校秘书叫埃斯梅拉达·琼斯。保罗·萨莉、爱德华、埃斯梅拉达几个人之间，产生了年轻人惯常有的那种好感与醋意。

作为侦探小说，《奇境中的恶意》悬念不强，前边发生的事也有点鸡毛蒜皮，让人提不起兴趣。我耐着性子，断断续续读了一个多礼拜，总算看完了。侦探尼格尔·斯特兰奇韦斯（Nigel Strangways）在小说篇幅过了五分之二时才出场。按塞西尔·戴·刘易斯传记作者的讲法，这位青年侦探是以诗人奥登的外貌特征为原型塑造的。有意思的是，《奇境中的恶意》的第一页就调侃了一句“早期奥登”（the early Auden），说奥登偏爱生锈的金属

和喷发的蒸汽，属于天才无伤大雅的小怪癖。我挺好奇，一九四〇年奥登已经那么有名了吗，以至作者确信“犯罪小说读者俱乐部”的会员们都知道他指的是谁？

小说的后三分之一，几条线索逐渐扭结到一起，子弹开始出膛，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最后侦探对整个事件的分析精细入理，可见塞西尔·戴·刘易斯组织情节的能力。不过，我始终觉得这本侦探小说没什么意思，几个主要人物的心理、行动，都显得浮浅机械。

钱锺书一直喜欢看侦探小说，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里就提到过，钱锺书在牛津求学时，碰上一门完全不感兴趣的课，结果他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休养脑筋”，以为逃避。钱锺书读多萝西·L.塞耶斯、阿加莎·克里斯蒂等名家侦探小说的记录，陆灏先生及我曾写文字提到过。《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刊布后，我们知道，钱锺书读过的侦探小说作家还有约翰·巴肯、G.K.切斯特顿、迈克尔·英尼斯、埃里克·安布勒、E.C.本特利、P.D.詹姆斯、埃勒里·奎因、雷蒙德·钱德勒、达希尔·哈米特等等。其中，也包括尼古拉斯·布莱克。

《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5册中有钱锺书读尼古拉斯·布莱克小说《Shell of Death》的摘抄笔记。Shell of Death这个书名，即《汝，死神之壳》。该书初版于一九三六年，是尼古拉斯·布莱克写的第二本侦探小说，叙事巧妙，文辞也漂亮，颇获好评。马丁·爱德华兹在《“谋杀”的黄金时代》里提到的“警句”——“纳粹梦想中的金发女郎”，钱锺书也摘出来了。钱锺书抄录此书所用的笔记簿是“上海民生文具”印制的，加以笔迹特征，可推断为上世纪四十年代居沪时所书，阅读时间当早于《奇境中的恶意》。这说明钱锺书对尼古拉斯·布莱克所写侦探小说是持续关注的，就像他对塞耶斯、克里斯蒂、安布勒等的作品那样。

十几年前，我曾买到一部钱锺书收藏过的英文书——《杀人不掉泪：犯罪小说选》（Murder without Tears: An Anthology of Crime）。该书出版于一九四六年，钱锺书在书名页上的签名也写了“上海”字样。它跟这本《奇境中的恶意》都属于钱锺书在战后上海购读的消费读物。

我觉得，《奇境中的恶意》上标注的日期“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八日”或许值得我们特别留意。《听杨绛谈往事》中记述了当年的情景：“钟书一家是在蒲园迎接解放的。5月26日夜里，天阴沉沉的下着小雨，枪声通宵不断。他们住在三楼，三人卧地板上躲避流弹。第二天凌晨天未明，听到号角声，上海解放了！”也就是说，书上标注的日期，不过是上海刚解放的三周后而已。在天地翻覆，许多人必定惶惶纷乱之际，钱锺书在干什么呢？他在读侦探小说。是神闲气定，安之若素，还是拿书遮眼，以为逃避，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笔会

1940·徐悲鸿

(油画)

时卫平



餐厅评论

潘敦

亚当·琼斯是美国人，厨艺竟然好到可以做巴黎米其林餐厅的主厨，年少成名，放荡不羁，荒唐岁月里欠了一屁股的情债，搞垮了自己，也搞垮了餐厅。从巴黎逃到迈阿密，亚当发誓洗心革面，从头再来，在海边的一间小餐厅里躲了三年多，替人开生蚝，从早到晚，开完第一百万粒才算刑满。巴黎是回不去了，伦敦餐饮业里他的熟人几乎都是他的仇人，屡屡碰壁的亚当去找了《旗帜晚报》（Evening Standard）的餐厅评论作家西蒙尼·福斯，西蒙尼手握伦敦高级餐厅的生杀大权，哪家馆子要是应付不了她的脾胃，也铁定应付不了她的毒舌，她写的评论能让餐厅关张大吉。亚当要西蒙尼去伦敦刷酒店店的餐厅试菜，餐厅经理如临大敌，举止失措，厨房里一片狼藉，关键时刻亚当出面救场，一道美味松鸡征服了西蒙尼的味蕾，也为自己赢得了餐厅主厨的位置。

亚当是2015年上映的美国电影《燃情主厨》（Burnt）里的角色，前年播出的十集日本电视剧《东京大饭店》里木村拓哉饰演的尾花夏树有点像亚当的远东翻版：都有天赋的厨艺，都是乖戾的性情，都在巴黎成名，成了名也都跌落谷底，爬出谷底后，他们也和米其林的三星星星越来越近。电视剧里出现的餐厅评论专家也学着电影安排了一位女性，超模富永爱饰演的琳达·真知子，眉目冷峻，气质冷酷，高贵极了，真不敢相信像她那样能把自己装进Alexander McQueen（亚历山大·麦昆）晚装长裙的女子如何有福消受三道前菜、两道主菜、外加甜品的法式正餐，自古不是美食辜负美人，就是美人望美食兴叹，世间

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电视剧里的琳达小姐当然于美食无惧，也正是因为她的“奋不顾身”才成就了那间小小的“东京大饭店”，那和她是不是尾花夏树的前女友无关。人生如戏，戏入人生，我看了西蒙尼，看了琳达，才觉得对于评价餐厅这件事情，窃窕淑女有着天然的优势，虽然很难说清事实如何，但我们总是倾向于相信美好的食物造就了美丽的容颜，而不是大腹便便。

评价一间餐厅的标准除了食物的好坏，服务的疏密也是关键，训练有素的餐厅服务人员应该知道餐厅里有客人的一切都会发生在自己的视平线以下，所以眼神要时时留意台面和地面，留心第一口食物送入口腔时客人的表情，抬着头四处张望是大忌，那样永远也发现不了餐椅底下有没有一柄米其林评判故意放下的餐叉。做烤鸭最出名的鹿永兴也做一道腰果官保鸡丁，口味略甜，就算龙门阵川菜馆的官保鸡丁也有些许为了上海人口味考量的改良，还是比鹿永兴的那道要得体一点。当然一道略欠风味的官保鸡丁绝对不会改变我对这间餐厅的青睐，外滩五号楼上开了还不满一年，餐厅带给客人的惊喜远远多过于失望。在洋行大

厦里盖两个传统的果木烤炉本就让人瞠目，从北京做好的鸭胚一路颠簸送到上海更是天赐的额外成熟，食物并不总是越新鲜越好，肉类熟成得当，排酸去油，所以上海店里烤出来的鸭子，皮下脂肪要比北京本店更薄一层，酥脆更胜。北京本店的服务从来无可挑剔，而上海这间晟永兴的服务水准更像那只化去了油脂的鸭子一样恰到好处，餐厅里全班人马都有在北京本店工作的经验，衣衫素雅，云鬓妥帖，举手投足间都拿捏着分寸。上菜用的餐盘当然都是热碟，就连餐桌上不时更换的骨碟、碗碟，竟然也都预先加热保温，真是细致得动人！

当然温热的餐碟偶尔也会遇到不太温热的场合。静安寺璞丽酒店二楼的法国餐厅Phénix难得闹中取静，窗外的静安公园里水杉挺拔，绿影婆娑，南洋风情的装修，南欧风格的装饰，慵懒里透出精致。餐厅里生切的鞑靼牛肉会拿到客人面前添加佐料，现场拌制，那次我点这道菜的时候无意中会发现拌好的牛肉竟被装入热碟上桌，面对一份带着温度的生牛肉我食欲全无，但愿那不是餐厅的惯例，只是服务生的一时马虎。过去的几年里Phénix每年都能拿到米其林一星的评价，不像寻

常的获奖餐厅刻意把历年的奖牌都挂在门口显眼处作为招揽，这间餐厅只把当年的奖牌装入相框，放在休息区书架的最下层，我很欣赏这种对米其林评判淡然却不漠然的态度。

Da Vittorio的米其林奖牌都挂在餐厅的厨房里，也不算招揽，不过这间当红意大利餐厅这两年所获的褒扬绝对不能只算在厨房的账上。餐厅的菜单有两种，给女士看的只有菜名，没有价钱，只有给男士看的才会标价，虽然这多少有点不合时宜，甚至有可能引起女权主义者的强烈抗议，但在这个时代里，对任何老派传统的坚持，我们都充满了敬意。引位、点餐、侍酒、上菜，细节里充满细腻，每一次客人起身离座，餐台上留下的亚麻餐巾都会被收走，等客人返座，再换上一条新的。餐厅里唯一需要改善的或许是用餐客人的素质，若是能少一些故作姿态，频频摆拍的男女，那几乎就是一间理想的餐厅了。

在餐厅里拍照的客人或是为了留念，证明自己的到访，或是餐后将照片上传各种评论网站，过一会儿餐厅评论家的瘾，不过这类评论往往不能离开照片而独自成立，甚至于，读者大都只看看照片而忽略文字。我最想读吗的评论应该是文字，就像在《燃情主厨》里西蒙尼和亚当说：“你知道吗，有时我半夜醒来，会细数人生曾经让我后悔的事情，排在最前面的一件，就是为什么要和你，亚当·琼斯，上床呢？”我丝毫不怀疑西蒙尼写出来的评论，能让所有糟糕的餐厅关门。

二零二一年四月十六日星期五，
水城南路松荫旧里